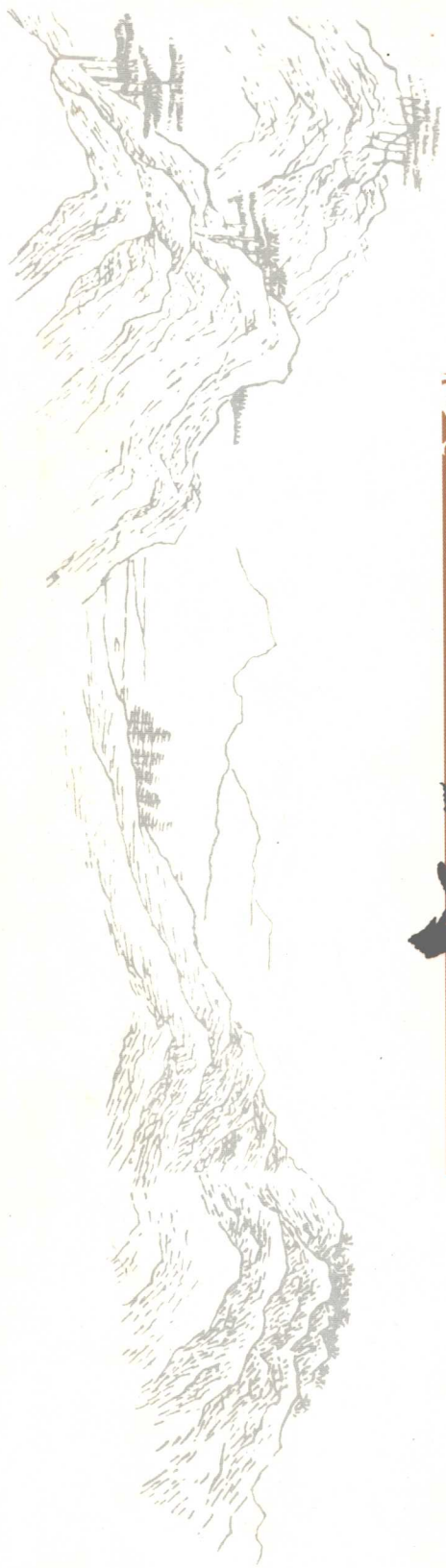


张菁
著

红尘外的 茶香

当代中国出版社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

让这颗在尘世间消磨的倦怠浮躁的心，慢下来，细下来，细到能听见茶芽在水中绽放的声响，能感受到手指与茶具间的每一次触碰。你不必强打精神来读这本书，或倚在榻上，或窝在沙发里，或歪在座椅中，随你。让我们一起走吧，走近那一个个奇妙的茶僧、茶境……

紅塵外的茶香

明題

张菁 著

Bc

7



當代中國出版社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尘外的茶香/张菁著. —北京:当代中国出版社,2006.12

ISBN 7-80170-536-X

I. 红… II. 张… III. 人生哲学—通俗读物 IV. B82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39134 号

出 版 人: 周五一

策 划: 张顺平

责任编辑: 宗 边 沐融融

装帧设计: 古 手

插 图: 徐寅虎

出版发行: 当代中国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

网 址: <http://www.ddzg.net> 邮箱: ddzgcbbs@sina.com

邮政编码: 100009

编 辑 部: (010)66572152 66572154 66572155

市 场 部: (010)66572157 66572281 66111785

印 刷: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960×64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5 印张 96 千字

版 次: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3.0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;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部联系(010)66572159

115	103	89	77	65	53	39	27	15	3	1
老竹铺的大方和尚	大红袍与天心岩的老和尚	狂僧一休与茶道开山祖师	最澄和尚与天台山的茶缘	永忠和尚与大唐的茶	白居易与韬光寺的茶	到赵州「吃茶去」	诗僧皎然，茶僧皎然	普慧禅师与茶中故旧	由达摩祖师传承的缕缕茶香	序



目录

● 红尘外的茶
香

235 221 205 193 181 167 155 141 127

《禅苑清规》中的茶与宗赜禅师

苏东坡与两位茶僧

径山佛鉴茶

黄山毛峰与正志和尚

虚云老和尚的茶

时间的灰烬——班禅紧茶

天心月圆，茶香满袖

附：漫谈禅与茶

后记



目录

●

红尘外的

茶香

序

禅是一枝花，禅茶不分家。

张菁居士写的这本《红尘外的茶香》，每一页都洋溢着禅意茶香，文字的平淡质朴，让人全身充满了轻盈欢喜。不知不觉间，窗外的云霞变了颜色，平时看惯了的庭前花木，也似乎都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光彩，透出一股子灵气。

这9万多字写下的17个禅与茶的故事，让我们回到了千年以前的时代。那时的人们遵循着一种秩序，传递着一份礼仪，追寻着一种信仰，而他们的传媒载体之一，竟是简约到在一碗清水里加一种叫做茶的叶子煎煮出来的茶汤。对比今天世界上光怪陆离的发明，物欲横流的追求，残忍无止的杀掳，人们不也是同样过着饥来吃饭困来眠的日子吗？何以在一样的时间里，现在的人们的贪嗔痴会如此膨胀，索求无度？

这本书中的故事以老实的态度和白描的笔法娓娓道来，人与人之间的对话、动作、交往如在眼前。如大方和尚的那些粗茶淡饭、土陶碗、自晒的笋干和自锄的野蔬，丝毫无碍与一位皇帝的真诚平等相待；又如形狂意怪的一休宗纯和纤细专一的村田珠光师徒俩，在心与茶的观照下又契合得那么完美。在这本书里，还借助时空的转换，把作者在当今红尘中观察了解的禅茶生活和她的感受介绍出来，让我们体会到身边无处不在的禅意和禅茶一味的文脉传承。

茶文化中的儒之正、佛之和、道之清、茶自身之雅，在近二十年来的复苏发展中活动频繁，顺应着人民内心的渴望。种种茶书出版的数量之多，门类之广，可谓史无前例，但仍见少数内容芜杂、重复讹错者混迹其中。

这本《红尘外的茶香》犹如一朵枝茎挺立、素雅清芬的莲花，在众多的茶书中亭亭玉立，动人心魄。作者以一位年轻女性的灵慧之心，在编撰内容上独辟蹊径，这让我想到她为迎接2005年10月在河北赵县柏林禅寺举行国际禅茶会议前夕，在一个月的时间内，编出了图文并茂的《天下赵州吃茶去》一书献给大会的专诚精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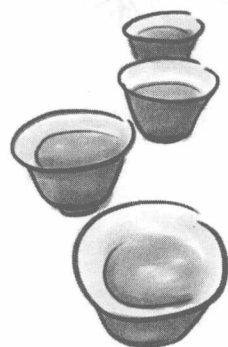
“茶道”一词始见于唐代湖州的妙喜寺住持皎然。他和喜佛的湖州刺史颜真卿帮助陆羽完成了《茶经》。茶道由此经寺院传入宫廷而遍布民间，然而赵州和尚所说的“吃茶去”三字禅，是陆羽未曾达到的更高的境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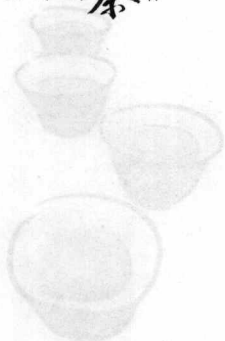
我想，随着茶文化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和弘扬，人们一定会从茶中汲取更多的味外之味、茶外之茶，来不断丰富自己，并深深理解茶的精神世界。我也希望在茶界活动的人们，像茶一样让大众身健心宁，促进人类的和谐相安。

寇丹

2006年重阳节写于湖州 淡茶斋

由达摩祖师传承的缕缕茶香





我充满敬畏地站在茶室中央悬挂着的那幅“达摩东渡图”前，一缕清幽如兰的香气由身后袅袅升起。回过头，茶室的主人正向清代斗彩杯中斟下灿若金月的茶汤。

“来，请喝。”茶室的主人说。

我应了，回身坐在茶台前。执着茶杯，仍依依不舍地看着身后的那幅画像。

茶室主人笑道：“你这样专注地看他，不如专注你手中这杯茶。”

我一怔，原来在回头的看中，在分辨与忆想中，这一泡茶早已被糊涂地灌下肚。真真辜负了她。

茶室主人又向杯中注入那香若芷兰的茶汤。我虔诚地注视着这杯茶，轻轻啜饮了一口。呀，这香气，淡而远，却在咽喉与齿颊间执著地回旋，那么淡，却那么荡气回肠。

“这，这茶？”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，因从未喝到过这样好的单枞。

茶室主人递给我茶的外袋，上印着“崇顶乌龙”几个字。茶是自家茶园种的，在冬天采摘，冬天制得，成茶也是冰态，空运而来亦是冰冻保存。要喝时，得提前六个小时取出放在常温下

“醒茶”，让她从“冬眠”中慢慢苏醒，才能完成最后一步的发酵。这样的茶，就如《红楼梦》中薛宝钗吃的“冷香丸”，真似以花蕊与露水和成的。为了尝到这泡茶，要提前许多天向茶室的主人约定好，还要在茶室中等整整六小时，因为茶室主人说，只能我们来等茶，不能让茶来等我们。

二十几泡后，茶香依然如初。别的茶，如果香，就难免艳；如果淡，就难免薄。而这茶，竟然在淡雅中带着刚毅与果断。奇极了。连叶底也是碧绿和柔韧的，美不胜收。

喝过二十泡，茶室的主人问：“这幅达摩东渡图，喜欢吗？”

我点点头，说：“喜欢，在别处也看到过，但配着您这茶喝好像分外好。”

茶室主人笑道：“这茶就是在挂着达摩祖师像的房间里制成的，我尽量把达摩祖师的精神做在这泡茶里呢。”

我奇道：“达摩祖师？我看过关于他的书和电影，但是他与茶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茶室主人为我添上茶，娓娓讲述着达摩祖师与茶的故事。

这场雪已经连着下了三天了。

下雪的时候，来少林寺参拜的人很少，山门一直紧闭着。已经交过了亥时，寺中敲过了板，静悄悄的。两个小沙弥提着灯笼，在通往后山的小径上一脚深一脚浅地走着。

年少一些小沙弥问：“妙空师兄，那山洞里真的有个叫

达摩的怪人吗？”被称做妙空的那个年长一些小沙弥说：“当然有了，我三年前来这里出家时，他就已经在，我偷偷来看过好几次。”

小沙弥吐吐舌头问：“啊，那他真的不吃不喝一直坐着？这样冷的天，不会冻死么？”妙空说：“是啊，师兄们送过几次饭，都原封未动地放在那里呢。后来我们常常来看，方丈长老就下了禁令，不让我们上山来打扰他。去年冬天我也来过，那人好像还活着呢。”

两人正说话间，一只乌鸦从雪地里惊起，小沙弥有些害怕地拉着妙空的衣角说：“师、师兄，咱们回去吧，等雪停了再来……”妙空不耐烦地一拂他的手说：“不是你自己老缠着我带你来的吗？现在若回去，可没下回了！”小沙弥噤了声，默默地跟着师兄继续往前走。

两个小沙弥在山里转了很久，才找到了这个已被冰封住的洞子。拨开洞口结满冰雪的枯草与树枝，两人壮起胆子往里走。

忽然，小沙弥惊呼了一声，拿着灯笼的妙空也吓得坐在了地上。小沙弥指着前方一个模糊的黑影说：“你、你、你看，那是、那是人吗？”妙空定了定神，从地上捡起灯笼向那个方向照了照。只见达摩祖师端坐在洞中，面壁入定，他衣衫尽已污破，双目耷垂似是微寐。

两个小和尚挑着灯笼向前走了两步，妙空问小沙弥：“玄能，你敢摸一下他吗？”玄能摇了摇头问：“那你敢吗？”妙空一挺胸脯道：“当然敢了！”说着，他伸出手指探了探达摩的鼻

息，却吓得跳了起来：“妈呀！”玄能紧张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妙空道：“他不喘气了！”接着又探了探达摩祖师的上唇：“老天爷，冰凉！该不会是冻死了吧？”

玄能吓得牙齿直打战：“冻……冻……冻死了，师兄，咱们快走吧……”妙空道：“哎，怎么能这样呢，师父平时经常跟我们说要有慈悲心，咱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冻死啊！”

玄能已经快要哭出来了：“那你想要怎么样？”妙空道：“咱们去捡一些枯枝枯草来给他生一堆火吧，说不定能暖和过来呢！”

玄能的眼睛又瞪大了：“什么？捡树枝？”妙空道：“对啊，现在我要去捡了，你愿意留在这儿也行……”玄能看了一眼达摩祖师，又看了一眼洞外，忙叫道：“妙空师兄，等等我！”

两个小沙弥忙活了半天，捡来一大堆枯枝与枯草，可是树枝与草大部分被雪浸湿了。妙空从怀里摸出火石，好容易生起了一堆火。两个人坐在火堆旁，一边烤着手脚，一边看着达摩祖师。

玄能道：“他好像还是没有什么反应啊。”妙空拿了一根缝衣针扎了扎达摩，期望能将他弄醒，但达摩还是毫无反应。妙空道：“可能是柴草有点少吧？咱们再去捡一点儿。”

两个人又捡来一些柴草，尽堆在火上。这一下，火势旺了很多，洞里的土层上也开始沁出一层细小的水珠。玄能担心道：“师兄，咱们出来这么长时间，师父会不会找我们啊？”妙空道：“说的也是，那咱们就回去吧，我看这火也够大的了！”

两个小沙弥自原路下了山，留下一洞的烟火给达摩祖师。

达摩祖师被僵冻了一冬的身体骤然间温暖起来，呛人的烟气在洞中弥漫着。在定中的达摩祖师忽然觉得心被牵动了一下。

“啊，我这是在哪里？好温暖……”时光在达摩祖师的心中流淌着，他仿佛回到了小时候，母亲抱着他，给他唱着好听的歌谣，捏一撮圣粉，在他的额上画一个美丽的朱砂印迹。

“妈妈，请唱大声一些，我快要听不见了……”达摩喃喃道。母亲善良温柔的眼睛注视着他，语声轻柔地对他说：“睡吧，睡吧，我的孩子，你太累了……”达摩迷迷糊糊地说：“可是，我不能睡着啊，妈妈。”

母亲道：“为什么呢，我的孩子？我们都是凡人，凡人要睡觉才行，否则，就会死的。”达摩道：“死？我会死吗？那我生来是为了什么呢？”

母亲道：“你现在太困了，想不明白这么深奥的道理，先睡一会儿吧，醒来我再告诉你。”达摩道：“好，睡一会儿，我只睡一会儿，等醒来，我就明白我生来是为什么了。”他闭合了眼睛，不知不觉进入了睡眠。

睡梦中，菩提达摩仿佛又回到初来震旦的往事中……

梁武帝普通元年（西元520年）九月，菩提达摩（中国禅宗初祖）从印度乘船来到中国，抵达广州登岸，来到金陵（南京），和梁武帝问答，因不契机，遂离开金陵，北往洛阳。路过神光法师讲经处，驻足聆听，发现神光法师辩才无碍，有天花乱坠、地涌金莲的境界，知道是载法之器。

当时，神光法师见一位印度和尚来听经，不禁生起我慢之心。讲完经之后，就向达摩祖师打了个招呼。

达摩祖师问道：“请问法师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神光道：“正在讲经。”

达摩又问：“你讲的是什么经？”

神光不耐烦地问：“你从什么地方来？”达摩说：“从印度来。”

神光又问：“难道印度不讲经吗？”达摩说：“当然要讲经。不过，讲的是‘无字真经’。”

神光问：“什么是无字真经？”达摩说：“无字真经，就是一个字也没有。你所讲的经，黑的是字，白的是纸，你讲它做什么？”

神光一听，心里不高兴，就说：“我讲经，教人了生死。”达摩说：“你凭什么教人了生死？你自己的生死还没有了呢！”

神光一想，这个黑和尚，一定是魔王化身，来诽谤三宝，我倒要试一试他的法力如何。于是用念珠（铁制，作为降魔武器）朝达摩祖师脸上打去。

达摩当时没有防备，不小心被打掉两颗门牙，他想，圣人（达摩祖师是证果圣人）的牙齿如果落在地上，那里就会大旱三年。为慈悲众生起见，达摩遂将两颗门牙吞到肚中——所谓“打落门牙和血吞”。然后一言不发地转身走出道场，踩一叶芦草，渡过长江，来到河南嵩山少林寺面壁思禅机。

当时达摩走后，神光洋洋得意，以为自己是胜利者，不知达摩修忍辱波罗蜜行。菩提达摩刚走，无常鬼就来了，对神光

法师说：“你是神光吗？”神光说：“我是神光，有什么事情？”

无常鬼说：“我奉阎罗王的命令，请你去喝茶，谈谈你讲了多少经，念了多少经，还有多少经没有讲没有念。”神光一听，吓得魂飞九霄云外，自知寿命将终，乃恳求道：“谁能了生死，不受阎王所管？”

无常鬼说：“就是刚才那个满脸大胡子、被你打掉两颗牙齿的黑和尚。”神光一听，后悔不迭，不应该发无名火，将证果圣人打跑了……

菩提达摩在睡梦中发出了轻轻的、均匀的呼吸。忽然，一个披着披风的禅者深锁双眉走到他的面前，连声叫道：“菩提达摩！菩提达摩！”达摩睁开了眼睛，“做什么？”

禅者问道：“你是要睡吗？”达摩道：“是啊，我的母亲说，我太累了，而且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一直醒着。”禅者叹了一口气，转身便走。

达摩忙喊住他问：“你又是谁？”禅者的声音从远处传来：“我，我就是你啊。”

达摩恍恍惚惚记起了自己还未来震旦之前，在一次打坐时曾看到过这个禅者，当时也问过他是谁，他答道：“我就是你，我将像你一样，在少林寺的后山一坐九年。”“一坐九年，一坐九年……”禅者的声音渐行渐远。

达摩猛地睁开了眼睛，啊！我醒着是为了弘法利生！是为了将禅宗一脉在震旦的土地上流传！我怎么能不知道我是来做

什么呢！我怎么能想睡着呢！达摩一把撕下自己的眼皮奋然掷在地上，合起掌来大声念着佛陀的圣号……

许多年以后，天下已人人皆知禅宗的初祖达摩，他的灵异和神通被广为传诵。禅宗的二祖、三祖也已出世。当年在少林寺后山的山洞里点燃火堆为达摩取暖的小沙弥玄能，如今已经垂垂老矣。

这一年冬天刚过，玄能老和尚坚持要去少林寺的后山上看。两个跟着他的小和尚劝阻道：“师父，山上的雪还没化干净呢，路滑，您上了年纪，万一跌倒了怎么办？”

玄能老和尚却不听劝阻，坚持要上山，两个小沙弥无法，只得一边一个搀扶着老和尚，又为他带了根手杖。三人一行且走且歇，走了很久，才到达摩祖师原先打坐的地方。

玄能老和尚坐在地上，抚摸着他们曾经点火的地方，不由想起已经圆寂了的师兄妙空。他的手指感觉有点凉，伸手一摸，正是师兄当年扎在达摩祖师身上试探他反应的那根缝衣针。玄能老泪纵横，跌坐在地上诵经回向给师兄。那个当年胆大又调皮的妙空，打坐时是最爱昏沉打瞌睡的，为这，不知挨了师父多少板子！

经文诵毕，玄能唤来两位侍者准备下山，忽听两人惊呼起来。原来自达摩早先打坐时扔下眼皮的地方，竟生长出一株小苗，小苗越长越高，长成了一棵树。

玄能领着侍者向树顶礼毕，便采了一些树叶下山去。

玄能后来意外地发现，用那树叶煮出的水不仅清香爽口，

还醒神启智，很能防止禅坐中的昏沉与掉举呢！于是他日日服饮此叶煮制的汤水，渐觉神清目明，脚步轻快，而日常的禅修又进益了许多，他深知此物乃达摩祖师为后世禅宗留福。因为新鲜的叶片很难保存，所以将之洗后晒干，每至冬季禅七便取出煮汁与大众分饮。

茶室主人讲完这个动听的故事，又向我的杯中斟下茶道：“喏，从那时到现在，就在这一碗汤中呢。”

我点点头：“啊，怪不得您说这茶里有达摩祖师的精神，因为要等待，才能达到最恰当的时刻；因为有能撕下眼皮的决断，才有这澄澈清明的汤色与香气啊。”

茶室主人笑道：“现在知道为什么专注地看祖师的画像不如专注地喝茶了吗？”

我想了想，摇摇头。

茶室主人笑了笑说：“想必你知道二祖慧可与达摩祖师的故事吧。二祖终夜立雪，断臂求法，就是为了‘安心’。当时他说‘吾心未宁，乞师与安’，达摩祖师说‘将心来，与汝安’，二祖觅心而不可得，于是达摩祖师说，我已经帮你安过心了。”说罢，茶室的主人一指我：“你呢，你的心在哪儿？”

我听得入了神，及被问，未免一怔，手中的茶泼洒出去些，呆呆地喝了一口杯中的残茶，抿嘴一笑：“茶已冷。”

茶室主人哈哈大笑，遂又向壶中注水，以此味敬那“禅茶一味”的禅宗祖师——菩提达摩。